

《妙法蓮華經·方便品》之九

重頌五千退席

遠參老法師主講

「比丘比丘尼，有懷增上慢，優婆塞我慢，優婆夷不信，
如是四眾等，其數有五千，不自見其過，於戒有缺漏，
護惜其瑕疪，是小智已出，眾中之糟糠，佛威德故去。」

這段偈頌講五千退席，本來就沒有頌五千退席的必要，這些事沒有意思，何必要重頌他們？確是沒有意思，人人都知道，何必再講？講起來，我們就說沒有什麼意思。在佛那方面又不是這樣，再講一講，就知道他們乃是一種最不良分子，是「眾中之糟糠」，是「佛威德」遣他們離開。你知不知道？上面長行也有講過：「佛威德故去。」上面講的是那個修改的人加上去的，在這裡講才算是佛講。把這句話搬上去，舊本沒有這句，因為重頌要你知道。

這裡是講四眾，四眾就分開來講。「比丘、比丘尼」就是「增上慢」，「優婆塞」就是「我慢」，「優婆夷」就「不信」，就分開來講。

上面說五千全都是增上慢人。何必分開來講？上面確是講五千都是增上慢人，我們可以把五千人分作四眾，在四眾裡面各佔一部分慢氣。這些慢氣是怎樣的？「比丘、比丘尼」，這些人就鼻孔向天，他們就叫做「增上慢」。

為何說他們鼻孔向天？這就表示他們有增上慢。他們是阿羅漢，阿羅漢應該低頭才正確，為何又會鼻孔向天？因為這種是特別的阿羅漢，就說他們是「增上慢」。他們的慢氣很強，超過一切慢，超過我慢，超過邪慢；世間諸天、修羅、人類所有的慢，都不及他們的高度，他們的增上慢非常厲害。為什麼呢？他們說自己是阿羅漢，有地位。

如果真是阿羅漢有地位，就不會慢。為什麼呢？他們不見有人間，人間與

他們無涉；不過，無可奈何就要到處去托鉢乞食，隨順佛制的規矩是這樣，只管是這樣做，怎會有慢？

我問你：你想別人恭敬你，為何事你這麼喜歡別人恭敬你？你想別人恭敬你，這就不是阿羅漢的態度。

他們現在竟然向人們吹噓及囉唆，這就完全暴露出他們增上慢的本來面目。所以一個「慢」字，就可完全暴露出一個非阿羅漢的狀態，就是這樣，那些不是阿羅漢。

「優婆塞」是在家男子求阿羅漢道的人，他們求阿羅漢道，自認為是阿羅漢，當然是「增上慢」；但這裡不叫他們做增上慢，而說他們有「我慢」。「我慢」即是「增上慢」，「我慢」是底子。現在他們又說自己成阿羅漢，這個底子就更高起來更甚，更對其他人說：「我這個在家人又成了阿羅漢。」

在家女子，那些「優婆夷」，也自認是阿羅漢，現在說她們不信。她們不信什麼？如果要講高一些，就說她們不堪信《法華經》，這可以講得過去。她們還有一個不信，她以為自己是阿羅漢，她不信一切。什麼是不信一切？佛所講的一切，佛往昔所講的因因果果，眼看不見的應該要信的，她們都不信。四眾中為何事只單獨講她們不信？因為她們愚癡，這些女界智慧下劣，她們看不見的因果就不相信。

這些四眾，數量合共就有五千人。他們「不自見其過」，各人都有過失。他們看不見自己現在的過失，往昔的過失更加看不見，罪根深重及有「增上慢」，「增上慢」也是過失。他們看不見自己的過失，是因為沒有智慧，大家都沒有智慧。

他們又「於戒有缺漏」。「戒」者，就是十戒。這十戒無論小乘、大乘，即使是世間人天乘，都要受持，若持得圓滿，就沒有缺漏。他們五千人有罪過，又怎會有相當清淨的戒德？這戒德不用講都一定缺失。他們缺了戒德又保護他們的瑕疪，即是戒缺又不讓別人知。

在佛的那方面就很喜歡他們離開。「是小智已出」，說他們是「小智」，可以說他們是無智，是「無智已出」。盡管如此，他們都有少少智慧，如果他們是無智，就連增上慢也沒有。他們是有少少智慧，但不及阿羅漢的智慧。

他們有什麼智？他們最低限度也都求小乘道，他們也知道四諦法，這是他們

們的智。不過，這些智就不是很高，不可稱他們為高智慧，就謂之「小智」。他們離開就好了，如果不離開，留在這裡，佛就認為他們弄髒我的地方。

他們乃是「眾中之糟糠」。「糟」就沒有酒力，「糠」就沒有米力，不能煮成飯，這就不中用；看表面是很好，其實是渣滓，算這一件是什麼？這些大家都不知道，佛的威德遣他們離去，你別以為他們自己自動離開；看表面上他們是自動離開，你都不知道這是佛巧妙地令他們離開，佛就知道他們決定不能受持法華，而留下來的人則可以受持。

這句又似乎有些勉強，既然佛說留下的人可以受持，何以他們現在又不信？

我們又不能說他們是絕對不信，如果他們不可以，佛也不應該說「**此眾無枝葉，唯有諸貞實**」。之前佛已經說過他們是「貞實」，他們還繼續聽下去，佛繼續講，他們就有瞭解的可能。

「**斯人尠福德，不堪受是法。**」

「斯人」，即是此等人，即是此輩，即是那五千人。「尨福德」，即是福德很少，福德雖有但很少。

「不堪受是法」，不能受這個一乘，受一乘就是菩薩，他們不堪受，佛就令他們離開。

「**此眾無枝葉，唯有諸貞實。**」

佛的威德遣他們離去，大家在這裡乾乾淨淨，「唯有諸貞實」。這個「貞」就是堅貞，不要當作「真實」。有些版本誤會，寫成「真實」，因為他不了解文字。這個「貞實」是對那個「枝葉」來講，是一對；真實是對虛假來講。

五千退席後，現在我釋迦佛就很歡喜。

「**舍利弗善聽：諸佛所得法，無量甚深妙，**

不能為分別，但以方便力，而為眾生說。」

這句是重講。「舍利弗善聽」，上面已經有講，重頌裡面本來用不著這樣的

話。「諸佛所得法」，是得一乘妙法，得無量功德法，得一切未曾有法，四重無量，「諸佛所得」，我釋迦佛也在內。

這重頌不是有七章，只得六章。為什麼呢？這裡沒有講諸佛的那一章，只講了釋迦佛、十方佛、三世佛。

「諸佛所得法，無量甚深妙」，這句好像是諸佛章。「不能為分別」，佛不講就是隱實施權。這句其實是講釋迦佛，下文一路講下去都是講「我」，這個「我」就是指釋迦佛；難道一句「諸佛所得法，無量甚深妙」就可以作為諸佛章？不可以這樣。

按照這樣講，既然不是諸佛章，就是我釋迦佛，「舍利弗善聽，我佛所得法」，或者講「今我所得法，無量甚深妙，不能為分別」，即是前文所講的「是法不可示，言辭相寂滅，諸餘眾生類，無有能得解」，是一樣的。

佛不講一乘，又講了什麼？講了三乘方便，「但以方便力」而為你們講三乘，因為：

「眾生心所念，種種所行道，若干諸欲性，先世善惡業，

佛悉知是已，以諸緣譬喻，言辭方便力，令一切歡喜。」

佛為你們講一講十二部經，以方便演說十二部經。佛知道眾生以什麼心念，從無量劫以來，什麼心念佛都知道，「念何事，思何事，修何事，以何法念，以何法思，以何法修，以何法得何法」，種種諸行，佛都了知。佛又知道他種種行，「種種行」者，在三乘裡面，每位各行不同，這就是本性。

按照前面所說，佛知眾生所欲，隨其本性，知其所行道，「若干諸欲性」，有多少行道，究竟他們喜歡什麼，「欲性」即是隨其本性。還有，他們先世也有善業、惡業，這些善業、惡業是世間的，總而言之就是十法界的因果。這些人飽受十法界的因果磨擦，失去一乘的享受，就落在這個冤枉中，佛全都知道。

「佛悉知是已」，完全知道之後，又告訴他們，「以諸緣譬喻」，以無量因緣，無量譬喻，無量言辭，用各種方便善巧言說，「令一切歡喜」。他們聽到就會歡喜，這個歡喜就是應他們的「欲性」，應他們的「所行道」。

他們又有五濁障礙，前面所說的「善惡業」，惡業屬於五濁，善業是人天善

業，不是三乘善業，這些都是屬於障礙。佛全部了知，就為他們講十二部經，來應他們之機。

「或說修多羅，伽陀及本事，本生未曾有，

亦說於因緣，譬喻並祇夜，優波提舍經。」

這裡只講了九部，沒有講十二部。佛對大乘人就講十二部，對小乘人就講九部。佛或說什麼什麼經，講了修多羅經、伽陀經、本事經、本生經、未曾有經，或說因緣經，或說譬喻經，或說祇夜經，或說優波提舍經。

十二部經的名字，有些是音譯，有些是意譯。例如，「修多羅」是音譯。「修多羅」是什麼？就是經文裡的長文，不是偈頌，長文不同偈頌，偈頌是另一部經。長文叫做「修多羅」，「修多羅」未曾譯意，它應該譯成什麼？應該譯成「契經」，契理之經，這是三乘經。

「伽陀」是文法，就是孤起頌。「本事」者，或是佛的本事、菩薩的本事、聲聞的本事、緣覺的本事、人天的本事，在從前所作之事，裡面的事有凡有聖，講給大家聽。

「本生」是講從前受生，受什麼身，然後又受什麼身，受豬身又受狗身，受狗身又受佛身，受完佛身又受人天身，都有講及。

在權教裡面，沒有提及佛身輪迴；講到實教，就會講這件事。權教有權菩薩的本生，有佛的本生，有人天的本生。有地獄嗎？當然是有，有些人從前在地獄那裡受生。

「未曾有」者，是令你聽得歡喜，聞所未聞「未曾有」法，這是權教法，其實佛時常為弟子說法，都叫做「未曾有」，你聽了之後佛就不講了，佛對你說，是另外新的，這即是「未曾有」。

佛「亦說於因緣」，講「因緣」就是講故事，講佛的「因緣」、菩薩的「因緣」、十法界裡面的「因緣」。「因緣」和「本生」、「本事」有些連帶，難道「本生」裡面總沒有「因緣」？「本事」裡面總沒有「因緣」？只不過是各有偏重，屬於「本生」者，就叫做「本生」，屬於「本事」者，就叫做「本事」，屬於「因緣」者，就叫做「因緣」，彼此有相涉。

講「因緣」就離不開善惡因果，離不開四聖因果。如果沒有因果來講「因緣」就變成戲論。「因緣」有「因緣」的焦點扼要之處，講一長篇往事，裡面就有一點要義在其中。

「譬喻」又叫做《譬喻經》，三乘裡有大、小乘，小乘有小乘的譬喻，大乘有大乘的譬喻，因為大乘的道理，你不能放在小乘中，你用的譬喻要合符大乘。你對小乘人講話，你不能用大乘的譬喻放在小乘中。好比我們現在讀《金剛經》，裡面有六個譬喻，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」，這些全部是講「無體」，「無體」是屬於大乘的空義。小乘不是講「無體」，你不能對小乘人說：「一切法如夢如幻如泡如影。」你不可以這樣講，因為小乘人講「實有」。

講到「祇夜經」，「祇夜」即是重頌。修多羅、伽陀、祇夜，這三部經屬於言辭裡面的格式，隨你喜歡用那一種來講，不過裡面有混雜，就如重頌裡面，又有孤起頌，這樣混雜常常都會有。

「優波提舍經」，「優波提舍」是論義，是大家辯論的那一種義理，有時是佛和別人辯論。《金剛經》就是辯論的論義，也有修多羅，也有重頌。這個論義，有些人當作論議，「義」字加上言字旁，解作論議不是很妥當。論義就是論其義，而論議就是一遍一遍議論，可以講你是議論，你不是論義，我們現在是講把義理來辯論，其實是論義，不是論議。

這裡講了九部經，為何不講餘下的三部？這三部經，一部是授記經，一部是方廣經，一部是無問自說經，都是格式。講與不講者，是因為三乘教裡面，既然分開大、小乘，這九部經就遍於三乘，那三部只用於大乘，不能用於小乘，所以就隱去不講。佛說法很精明，又很乾淨，寧願不提及那三部，就只講九部，九部三乘都用得著，那三部加上去，只有大乘人用得著，小乘人用不著，又何必講。現在最偏重就是對小乘人說法，也不能說絕對不為大乘人講。佛為三乘人說法，就一定也有大乘人，但有之中主要是為小乘人。為何佛偏重為小乘人說法？因為小乘人執著大，他們執著阿羅漢很了不起。

重頌裡面所講的，比長文裡面當然也有許多出入，有些講得比長文詳細，也有些講得比長文簡略，會有增多，也會有減少，重頌的性質，少不了這些，不會完全相同，與前面長文一樣。

講到佛出現於世，是為墮落菩薩出世，若不是為墮落菩薩，佛就不會出世。佛不出世又在哪裡？佛有自己的淨土境界，我們這個世間是眾生境界，本

來就是同一個地方，即是同一個世界，淨土也是這個世界，穢土也是這個世界。雖然是同一個世界，就有淨、有穢，各有境界不同。那些大菩薩本來是淨土的人，他們一旦變了相落在十法界的境界，就失去一乘的享受。佛就在什麼時候，什麼機會，總要令他們復歸大菩薩才安樂，無論多長時間都是這樣，應該出世，佛就要對他們講大菩薩往昔的行業，又要告訴他們諸佛智慧如何若何。

但這件事又嫌太早，不能做得太快，所謂「諸佛所得法，無量甚深妙，不能為分別，但以方便力，而為眾生說」，只可隱實施權。

佛為眾生說法，可以說什麼？眾生需要的時候，就對他們講多些。因為「眾生心所念」，有種種行道，有若干的習性，又有善業、惡業，裡面是多麼混雜！佛可以全部知道，對他們講一講，即是講些有利的，不利的就要教他們消滅；如果不消滅也要減低，這就令他們有福有慧；有福有慧之後，才對他們講一乘也不遲，這個性質，就叫做講十二部經。佛對他們講十二部經，皆因他們「鈍根」，如果是利根，就不至於講這麼久、這麼麻煩。現在就由這裡講下去。

「鈍根樂小法，貪著於生死，於諸無量佛，不行深妙道，

眾苦所惱亂，為是說涅槃，我設是方便，令得入佛慧。」

「鈍根」者，三乘人的「根」就是「鈍」，「鈍」即是不利。講三乘人「鈍根」，是相對的立說，他們對於一乘的「根」就鈍，如果有一乘的根就是利。

這個「根」又如何講？有五種講法——信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、精進根，大、小乘都有，一乘也是這樣講，不過各方面是不同。名字是相同，各有各的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。

他們不能接受一乘法的原因，皆因他們是鈍根。他們又有一種弊病，這種弊病就叫做「樂小法」，這是他們的病。「樂」者，就是好樂，即是前面的那句「若干諸欲性」，他們有種種的欲性，就是「樂」，佛清楚說明他們「樂小法」。

「小法」就是指三乘種種道德，三乘教當然是包括在內，講到極點處，就是菩提涅槃，三種菩提，三種涅槃。其實三種菩提可以分開來講，三種涅槃可以不必分開來講，其實是一種涅槃，哪來有三種涅槃？聲聞涅槃、緣覺涅槃、佛涅槃，是一樣的。涅槃即是滅，滅度，就好比三盞燈那樣，一盞小燈，一盞

稍微大些的中燈，一盞比前兩盞更大，這盞是大燈。大燈的作用，當然光明就大很多，比之前兩盞小、中燈，誰都知道光明大，勝於光明小。但是，三盞燈雖然是有大、有小，而燈滅了黑漆漆是一樣，不能說大燈滅就黑多些，小燈滅就黑少些，也不能說大燈滅還可以保留少許光，不會有這種事。

雖有三種人的涅槃，其實是一樣。菩提就不同，菩提即是道，聲聞道、緣覺道、佛道。菩薩就沒有道，平常說的菩薩道，就是修道的「道」，不是講菩提道的道。所以這個「小法」，就是三乘菩提涅槃。

修法講不講？修法也都在內，你既然是志在什麼菩提，什麼涅槃，你當然要追究那個法門，修法當然在內。現在這個「法」字，是指菩提涅槃，他們「好樂」這些法。這種好樂不是今日才有，也不是一生一世才有，他們在無量無邊劫已有這種習慣相續，雖然是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十法界輪迴，他們這個習慣性，總有一些存在，不會很容易消滅。即是六道眾生的六道習慣，不會消滅，一定會有。

現在是講三乘裡的四聖，習慣好樂「小法」，這就可以清楚明白地告訴你，你「樂小法」即是「貪著」，「貪著於生死」，即是在生死中，這是十法界輪迴，十法界未了生死，即是四聖未了生死，三種菩提不算是了生死，三種涅槃不算是了生死。他們「貪著」，他們「樂小法」，就是生死。

(或者你會認為：)「這句話可能不是這樣講吧？」

不是這樣講，你又講樂著小法就在生死那裡流轉，這個「小」字你又是怎樣解釋？

(你說：)「這個『小』字就是小乘。大乘當然不在內。」

但現在講三乘，為何只是講兩個小乘而大乘不在內？即使講小乘，在小乘法裡面講已經沒有生死，大乘初發心的有生死，若不退菩提心，也沒有生死，大乘法是這樣講。現在講，你們貪著三種菩提，就是生死。

怎樣才沒有生死？要有一乘向上就沒有生死，他一定是尊重一乘。貪著於三乘就與六道眾生的生死一樣，這些是《法華經》的特別道理。

(有人說：)「可能不是這樣講，你現在曲解、強解、反解、邪解，強硬地把三乘作為有生死，只有一乘才沒有生死。」

你沒有看下文嗎？下文有講，下文又不是離千里、萬里，也不是千篇、萬篇，就是這一句：「於諸無量佛，不行深妙道，眾苦就來惱亂，佛就為你講三乘涅槃。」經文講你見佛也不少，有些三乘人墮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、天、人、阿修羅，也會有不見佛，但是，凡是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，你就要見佛，見佛就不少。雖然你見了很多佛，但你沒有一乘的因緣，奉行一乘的菩薩道，你見到佛，你仍然是往昔的模樣，往昔「樂小法」，往昔所貪，我都不講你的生死，你往昔所貪繼續下來，現在都還是很貪，貪著於三乘就是生死。因為你見佛較多，而你「不行深妙道」就不是很好。

（有些三乘人說：）「這件事，又似乎不能怪我們三乘人，我們親近了這麼多佛，這麼多佛都不為我們講一乘，又不教我們開除三乘。你的過失推在我們身上，這件事就很顛倒。」

這件事，不是佛不想對你們講，你們要堪受才可以講。你們若不堪受，佛又怎樣要你們開除？怎樣為你們顯實？這是做不到的，還會令你們墮得更深。

「於諸無量佛，不行深妙道」。假如「行深妙道」又如何？「行深妙道」就沒有生死，超出三乘。這個超出三乘，就是要一乘才能夠超出，就可以說不是「小法」，這正是「大法」。你們本來最初是一乘菩薩，是「行深妙道」，你們把這件事放棄了，世世生生見佛不少，仍然不能恢復一乘。

現在講「於諸無量佛，不行深妙道」，這個「無量佛」是誰？就是釋迦佛。為何釋迦佛有無量那麼多？釋迦佛就有無量，無量佛也是我釋迦佛，你們無論走到哪個地方都看見我，我都為你們講涅槃。

（有人說：）這裡面有些不對板。佛您在上面所講「諸佛出世，為一大事因緣故」，諸佛出世看見他們「貪著於生死」，那些菩薩，何以您又不為他們開佛知見？您又不令他們悟佛知見、入佛知見？您又不給他們機會，令他們「行深妙道」？您又硬要冤冤枉枉地為他們講什麼三乘涅槃。這件事是佛的過失。

按照你這樣講，佛要負這個責任。還有一方面你都沒有講，在你那一方面，要說你「樂小法」，你貪著故，這是你的過失。假若稍為有一些機會，不至於對三乘貪著得這麼深。佛就乘你的機，為你開權，為你顯實。這件事豈有不是「貪著於生死」的注腳？這個是注腳。

假如有人問：為何事你把「小法」作為三乘？說他們好樂，又說他們貪

著，墮落生死。這句話你不應該講，三乘人已經脫離生死。

在小乘那裡講，他們是脫離生死。話雖是這樣講，事實就不會，我可以清楚明白地向你們解釋，因為他們習慣小乘之堅固，「於諸無量佛」，都不肯「行深妙道」，佛就不為他們開除三乘權教，也不對他們講菩薩一乘的妙道，不能令他們開佛知見，他們就一定是生死，這個是注腳。

這個注腳，是你的注腳還是佛的注腳？（你或者會說：）「當然是佛的注腳，我們有什麼本事作注腳？如果我們能作注腳就很好了。你現在把這句話這樣來解釋，作為注腳，我都不敢相信。」

你不敢相信，「眾苦所惱亂，為是說涅槃」，這句話你又信不信？你既然「於諸無量佛，不行深妙道」，就是「眾苦所惱亂」；眾苦惱亂就歸納在生老病死裡面，無論什麼苦惱，就以生老病死為根本，這就要對治，就為你講涅槃。這個涅槃是假的，即是方便，你「樂小法」習慣了，就對你講這件事。

下面〈譬喻品〉講：「長者知子先心各有所好。」這又即是「樂小法」。種種羊車、種種鹿車、種種牛車，這是譬喻三乘，這就是說出三界。

當時就講出三界，但隨時又可以入三界，因此之故，「我設是方便，令得入佛慧」。是「方便」者，是三乘方便，令他們有智慧的時候，為他們開佛知見，又「入佛智慧」。這裡講的「入佛智慧」，不是證得成佛的智慧，屬於一乘的範圍總叫做「入」，一句屬於一乘都叫做「入」，你信一句是《法華經》，就是「入」。

現在是講「樂小法」，佛不得已，對他們講三乘。因為這個佛智很微妙，「諸佛所得法，無量甚深妙，不能為分別」，這就隱實，隱實就施權。為什麼要施權？施權為實。權有什麼好處？權可以脫離他們的苦惱。這是否實際？不是實際都要說是實際。「我今為你保任斯事，終不虛也」，這就算是實際，其實一厘實都沒有。如果要實，只有入一乘實智，才算是實。

佛時常都是想講這件事，佛本來應該早些對你講，所以你心裡就有疑問：「既然是這樣，應早些對我講，無量劫以來，我看見佛，佛又看見我，佛可以對我講，何以留到今日才講？」

你又要知道裡面的關係，這個大障礙，我要告訴你：

「未曾說汝等，當得成佛道，所以未曾說，

說時未至故，今正是其時，決定說一乘。」

佛往日不講，往劫不講，就是時機未到，就要隱。你明明是菩薩，佛又不說你是菩薩，只可以說你是三乘。現在又好些，現在因緣成熟，「今正是其時」，就說你有成佛的可能。講「成佛的可能」者，你往昔是菩薩，這個佛道的基礎已經有了，不過冤冤枉枉，在中間打斷，冤冤枉枉就墮落十法界無量無邊劫，真冤枉！現在佛對你講，只有這件事，只有對你講一乘，決定說一乘，不會對你講三乘，正是「正直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」。

佛講不講呢？一定講。既然一定講，又為何不馬上講？佛就很想講，佛在前面所講的一番話，你信不信？

（你或者會說：）「我就不大相信，其實我也聽不明白，還講什麼信。」

就是這一點障礙，就不能夠即刻對你講一乘，講一乘即是開佛知見。既然不能對你講一乘，只可以令你知道佛為一乘出世，只可以令你知道自己是菩薩。佛要先講這些，你就要好好覺悟這件事，覺悟自己是菩薩，覺悟佛為我們出世，以後就要不再糊塗；若再糊塗下去，就好比那五千退席的人一樣，真是「於諸無量佛，不行深妙道」，一樣那麼墮落。

這件事怎樣解釋？他們受十法界因果支配，怎會不墮落？既然受十法界因果支配，得到四聖的果位也很好。這當然是好，勝過六凡。雖然是勝過六凡，但生死未曾脫離，仍然是反覆，仍然是輪迴，一定會如此。你不要說「因果落在十法界，落在聲聞、緣覺法界，這就算是很好了」。這個因，這個果，你糊塗起來，就說很好。

現在，佛要你覺悟，這些好有何用？這些反而是阻礙。為何是阻礙？你貪著就是阻礙，貪著就是生死，這就阻礙一乘。你以為很好，其實已經耽擱了無量劫，今日又耽擱下去，別說你辛苦，佛也很辛苦，整天跟著你，你說多麼麻煩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如果說『佛整天跟著我』這句話，我又不大相信，佛哪有整天跟著我？」

佛跟著你，你都不知道，佛無時無刻都跟著你。你以為你受了三乘法就跟著佛，佛就跟著你；其實，你入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、天人、阿修羅，佛都跟著你。你離開佛，佛就未曾離開你，你經常要佛做工作。佛並不想這樣，不過沒有辦法，硬是被你牽倒，你害了自己，也害了佛，佛時常都是為你出世。這件事你真是對不起佛。你一定要接受佛的一乘才有話可說。

「我此九部法，隨順眾生說，入一乘為本，以故說是經。」

佛說：你不要把我這九部法，當成很寶貴的法寶，「我此九部法」是臨時遷就你的好樂，起小小的作用，隨順你們各人之所好來講，我的用意，就是志在入一乘；入一乘是我的本意，即是「隨宜說法」，意趣在於一乘。以故說此經，今日就要開除三乘，就要讚美一乘，這部經就是講這件事，你一定要信，這部經就是現在的《法華經》。

(有人說：)「如果是講現在這部《法華經》，下面可以不須講。」

佛說：是呀！你如果相信，下面的內容我可以不須講，我就可以收場。

那麼，前面哪部分是講《法華經》？前面七佛章就是《法華經》，序就不說。你要知道「以故說是經」是為了什麼，就是為了引你「入佛慧」。佛早期講的十二部經，是隨順你的好樂而對你講，因為你有五濁障礙，你又有三乘的好樂，就對你講。佛不能太早對你講「當得成佛道」，因為隔膜還存在。

(有人說：)「這句話講起來也似乎不足信，為何現在有這樣好機會？而曾經遇過無量佛都沒有機會，都是為我們講三乘涅槃、三乘菩提？佛為何突然間現在於這個世界的靈鷲山，就講起這件事？這件事都是有些不敢相信。況且這個法會裡面，不是三乘的人更多，「樂小法」的人都只是佔少數。您以為這個法會裡面有很多三乘人嗎？其實大多數是糊塗的凡夫。世尊您就把這件事公開來講，為一大事因緣方便說法，是對治眾生的五濁，對治眾生的好樂，您就想全部引他們入一乘。您說三乘可以助顯一乘，有智慧就可以聽一乘，現在那些四眾八部，他們有什麼智慧去聽？他們比不上三乘人，花很長時間都教不好。」

(佛說：)這件事你講起來，似乎有道理；但我看起來，又不盡然。你的眼光好像一粒豆那樣小，你現在是找藉口與我爭辯。這件事我知道得很清楚，你不要說四眾八部未有三乘智慧就不能聽《法華經》，其實他們還比你容易。為何這樣說？因為他們沒有貪著。

(有人說：)「他們雖沒有貪著，但是他們沒有智慧。」

(佛說：)他們雖然是沒有智慧，但他們有因緣，今日他們的因緣成熟，我就為他們講，就是這個道理。如果人人學你們三乘大德那樣才講《法華經》，這些人全部要趕走，這些四眾八部一個一個都要批評他們，要他們離開，好比那五千人一樣。所以我說你目光如豆，不應像你那樣講。

這裡是講因緣成熟與不成熟，不是講證果與不證果，有智慧與沒有智慧。不過有智慧是一部分人的智慧，那些沒有你們那種智慧的人，他們聽《法華經》還勝過你。為什麼呢？有事實作證據，他們四眾八部全都信了，你們一千二百阿羅漢還落後。這件事確確實實，不是隨口對你們講。所以「我此九部法」，是遷就你們的一般好樂。

(有人問：)「那些四眾八部沒有好樂小乘嗎？」

他們有也沒有你那麼深，沒有你那麼堅固，就是差這一點。

如果講到這兩句話，我們佛滅度後的人，又似乎有一點安慰。當然是有一點安慰，我們聽《法華經》，讀《法華經》，能瞭解者，又即是有因緣。佛在世時的凡夫更多，他們有因緣，不須一定考究是三乘人才能聽。現在就針對三乘人，因為三乘人執著堅固。他的果報，他的好處，他的涅槃，這是他的貪著得來。在佛滅度後，有三種人，貪著三乘，就是貪著三藏小乘學者，這等人不堪聽《法華經》。

經文講到這裡，算是一小段，講到這一小段，似乎稍為停一停。為什麼停？是講到太累要停一停？非也！這是讓你們考慮是否應該信？是否應該接受？他們考慮起來，即刻就有一種新思想發現。

(有人說：)如果是這樣講，「未曾說我等，當得成佛道，所以未曾說，說時未至故」，難道在佛出世五十年裡面，總沒有一、兩個人、或天、或神，可以聽佛講這一番話？總沒有一個聽佛講一乘？這都是不合理。我也不知道有沒有人聽佛講，我不過是心血來潮想到，是佛觸動了我。

於是，佛就有兩句話來應酬：「是有人聽。」有哪些人？佛在下文講：

「我坐道場時，人天未來集，有佛子心淨，柔軟亦利根，

無量諸佛所，而行深妙道，為此諸佛子，說是法華經。

我記如是人，來世成佛道，以深心念佛，修持淨法故，

此等聞得佛，大喜充徧身，佛知彼心行，故為說一乘。」

佛說：我早就講了一乘，他們有一乘機，就對他們講一乘；你現在有一乘機，我就為你開權顯實，這裡是講機緣。

「我坐道場時」，在五十年前，「坐道場」，是在菩提樹下，那個地方就叫做「場」，「道」即是菩提。那棵樹叫做菩提樹，因為佛在這裡成道，就叫做菩提樹，佛在這個地方成道，就叫做菩提場，即是「道場」；把「菩提」二字譯作「道」字，就是「道場」。

在密教裡面的糊塗蛋，把「道場」叫做「壇」，叫做「某某壇、某某壇」，弄出千般、萬般的壇，真是被人彈。

佛說：「我最初坐道場，不是夜睹明星成等正覺。」不知道他坐在道場是怎樣成佛，也沒有講；如果要講，他對一般能聽才講，他宣佈：「我現在成佛了，我是如來，我是應供，我是正徧知，我是明行足，我是善逝，我是世間解，我是無上士，我是調御丈夫，我是天人師，我是佛，我是世尊。」

佛這樣宣佈，那些天人、阿修羅，有機緣的就會到來，沒有機緣的就懶理他。佛雖然是宣佈，他們還未到來，他方無量大菩薩就先到來；即使佛不宣佈，他方大菩薩也都會知道某人在此成佛，知道某人示現成佛。

示現成佛就沒有問題，沒有什麼所謂成佛，但話就是這樣講：我在那時「人天未來集」，未有人，未有天；人、天未來集是在後頭，過了二十一日以後，才有天人來到。過了二十一日，梵王帝釋、四天王眷屬百千萬那麼多，湧到我這裡來，請我轉法輪。我都沒有方法應付他們，我整天低著頭，他們都以為我是傻瓜，我的確沒有什麼對他們講。

「人天未來集」，就在道場那裡，雖然「人天未來集」，但有大菩薩。「佛子」，即是大菩薩，他們是一乘人，他們的「心淨」；「心淨」者，就是一片一乘的心。講到這些菩薩「心淨」，就是一片清淨心，是屬於一乘的道德心，即是前

文所講的「欲令眾生開佛知見，使得清淨故，出現於世」。最初開佛知見都可以令他們清淨，何況他們親近無量佛，就要這樣講。這個清淨就不是說「沒有一物」叫做清淨，不是「心空境寂」叫做清淨；這是屬於一乘裡面各種上了軌道，得到道德享受，才叫做清淨。

他們「柔軟亦利根」，「柔軟」即是對不柔軟，對於佛所講一乘，他們全部都可以接受，沒有反對抵抗。「利根」是一乘的利根，前面就是講三乘人「鈍根樂小法」，這裡講「利根」是一乘的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之「利根」。「利」就是快利，你講什麼他都知道，他要做什麼，即刻就可以成功。

這些是什麼人？是一乘不退轉菩薩，這種不退轉菩薩，即是釋迦牟尼佛的學徒，即是弟子；也有不是弟子，但是現在所講，其實是釋迦佛的弟子。

釋迦佛現在才來坐道場，為何釋迦佛有這麼多弟子？難道是在因地中教化成就？這一定不是。若不是因地中教化成就，又從何處得到弟子？這件事又很難解釋，如果要解釋這句話，就要讀〈壽量品〉和〈從地涌出品〉。

(有人說：)「我哪有時間讀這麼多經，你講一些吧。」

若要講一些，就說我們釋迦佛成佛久矣，不是現在才坐道場成道。從前早已成佛，就教化了很多弟子，與從地涌出菩薩一樣，都是釋迦佛成就他們，於其中間成就也可以，不限定最初成佛教化成就。

這些菩薩利根柔軟，在「無量諸佛所，而行深妙道」，他們見佛多，時間當然很長，在無量無邊阿僧祇劫，而行諸佛教化的深妙之道，真是盡行諸佛無量道法。

(有人問：)「這就盡行了？既然是盡行，何以還未成佛？」

成佛不成佛，有他們的因緣，不須太匆忙。他們在諸佛那裡「行深妙道」。反過來講，你們三乘人不是不見佛，但是你們不「行深妙道」，就差這一點。你們簡直不知道有一乘，他們在一乘裡過日子，你們就在三乘裡過日子，或在六道那裡過日子，你說你們多麼笨！所以這件事，我不得不講幾句給你們三乘人聽，的確是不同。

佛說：我對於這種人，「為此諸佛子，說是法華經」，我就講一乘《法華經》。

(有人說：)佛講「說是法華經」，這個「是」就是指這部《法華經》。

佛不是為他們說這部《法華經》，經名叫做《法華經》，實在是一乘法叫《法華經》。佛在這裡講了多長時間？這個問題非常大，不知道佛講了多少萬萬劫、多少個阿僧祇劫。

(有人說：)「這麼多是怎樣知道的？佛初坐道場時，直至今日才五十年，這五十年何以最初就能講很多個劫數的《法華經》？這些話簡直全部說不通。」

是的，你是這樣來聽，以人間境界來講，的確是說不通。這不是人間境界，也不是天人、修羅境界，亦不是三乘境界。那是什麼境界？是一乘境界，一乘佛對一乘菩薩說法。

(有人說：)「即然是一乘菩薩聽一乘佛說法，就無須講有多少劫。」

這一定要講。一乘菩薩當然是不計多少劫，而我們有多少劫的時間概念。佛要講很長時間都可以，講完《法華經》就授記：「我記如是人，來世成佛道。」如是無量菩薩，一一菩薩各各得授記，各有十號，也各有別號。每尊菩薩各自都有淨土、有眷屬。佛在那裡同時對他們講，這就是佛一時以一口演說無量法，又為他們講《法華經》。佛講權教經，也是一口為各各不同的無量眾生各說不同的法。

這些無量一乘菩薩雖然是淨心、柔軟、利根，也是各各不同，授記就更加各各不同。佛也不是籠統地說：「你現在聽我講《法華經》，好呀，你將來會成佛，恭喜！」佛不會這麼籠統，一定是一位一位對他們講。

(有人說：)「如果是一位一位對他們講，就講到氣喘。」

這又不會講到氣喘，佛可以同時講完，不須很長時間。佛講《法華經》也可以同時講完，也不須很長時間。「同時講完」者，是逗各人的機同時講完，不是說一時以短短的時間就能講完，他未必有時間限制。

佛說這些菩薩來世成佛道，各人在各方世界成佛，因為他們夠資格。他們有什麼資格？他們能「以深心念佛」，佛對他們講，他們就能了知。

講起這件事是多餘的。他們親近無量佛，每一尊佛都是對他講《法華經》，每一尊佛都為他講授記，這件事說起來很俗品。實在來說，每一位菩薩分無量

身，在無量佛所，聽《法華經》，全部都要授記。

(有人說：)「這只是講分身，你現在又不是講分身。」

你怎知他不是講分身？其實，一切菩薩都分無量身，難道這些淨心、柔軟、利根的菩薩就不會分身，只是一個身到處去？見佛是一個身，只聽一尊佛講，就是這樣深心念佛嗎？不會這麼簡單。講「深心念佛」者，這個深刻的心，對於佛道是了知，這個佛是自己成佛的佛，不是念那一尊佛，也不是念普遍那麼多佛，這才是真正念佛，念自己成佛。

在我們中國人來講，多數是念阿彌陀佛，自己又要知道自己有佛性，又念自己的佛性，以為這樣生極樂世界就更快，今晚做夢，即刻都可以成功。他們有這樣的佛教，這就冤枉了。

而這裡講的大菩薩，還有一層，他們能「修持淨法故」。「修持淨法」按照現在來講，佛對他們講許多法門，他們一一皆能修。他們從前親近無數佛，一一都能修；「修持淨法」之故，佛就為他們授記。有聽此正當一乘《法華經》就要授記，授記就很多。《法華經》是成佛的正當真實法，他聽了，若不為他授記，就沒有什麼結果；授記即是結果。若不講這個結果給他聽，只講這個過程的恩德，就即是有因無果。所以要對他講，對他講，他就了知。

(有人說：)「講這件事就很俗品，前面其中一尊佛講就了事，你跟著來講這麼多話做什麼？應該是這樣講：前一尊佛為你授記，你知不知道？」

(他說：)「有什麼叫做不知？我當然知道。」

這就好了，既然知道，我就不必麻煩對你講，這樣就算了；若一定要講，這件事又有危險。

(可能有人說：)「您這尊佛現在對我講《法華經》，您不為我授記，就令我懷疑，您可能不知道我成佛叫做什麼名。我就有這個疑心，懷疑您不知道我成佛是怎樣的境界，您都沒有講。」

因此就要對你講，你就會承認這一尊佛講《法華經》是正確的。為什麼呢？這個授記都是正確的，每尊佛授記都是一樣，因果是一樣的。「此等聞得佛，大喜充徧身」，各人聽到自己可以成佛，他們的歡喜心就充滿。

(有人說：)充滿又不知怎樣？他的境界，你又說是聽聞後授記，時常都

是這樣聽聞，實在是很俗品，還有什麼可歡喜？與家常便飯一樣，沒有歡喜的必要。

事實並非如此，他現在是聽到新的《法華經》。《法華經》也有新的嗎？有，而且是時常新，隨便那一尊佛講都是新的，不會重疊。佛不會這樣說：「善男子！你之前聽過前一尊佛講《法華經》，記不記得？」

「記得。」

「瞭解不瞭解？」

「瞭解。」

「喂！你又瞭解又記得，我再為你講一講好嗎？」

「好呀！」

若是這樣對答，就很傻，菩薩與佛全部傻成一堆。哪有這樣奇怪？

不傻又怎樣？佛就要講新法給他聽，之前他已聽了不少，還有未曾聽完的，佛就要對他講，為他授記，這就「大喜充徧身」，他其實是聞法「大喜充徧身」，授記就不是「大喜充徧身」。為什麼呢？授記有些俗品，聞法就不是俗品。怎樣知道聞法不是俗品？當然，若重重覆對你講，這就是笑話。

現在聽經的人，好比走馬燈那樣，聽完某位法師講，又去聽另一位法師講。其實，法師像天下烏鵲一般黑，都是一樣的。

(有人說：)「確是如此，我聽了也覺得俗品，呆坐在那裡幾個小時，很不耐煩，不如回去拔草、澆菜，回去坐香(打坐)、念佛、持咒，還要聽這麼多做什麼？其實這些法師很混帳，全都是名利鬼子，聽他做什麼？」

這樣講，一點都沒有錯，老實不聽他們講吧。難道佛又是一樣？佛不會這樣。聞法授記，其實是因聞法歡喜，是否授記不成問題。

「佛知彼心行」，佛知道這麼多菩薩各人的程度，「故為說一乘」，現在就講。佛知道你們三乘人的心行，佛也知道四眾八部的心行，佛現在又為你們講《法華經》開權顯實，就一定不是初在菩提場所講的《法華經》，將來為你們開佛知見，又另外一件事。

你沒有信心，沒有智慧，你無論如何都不肯信佛所說。你不信，佛總要

講，佛都要撩動到你信為止。這種事屬於買賣講價，討價還價，總之，一個人走近一步，就有交易，就會成功。佛就不會讓步。一口氣就是這樣講，講到這裡，又算一件事。

我們現在讀經的人、聽經的人，就要了解這一段文。這段文以時間來講，是釋迦佛在菩提場之時；以地方來講，就是菩提場；以人來講，是他方所來大菩薩；以菩薩資格來講，就是淨心、柔軟、利根，就是親近無量佛，行深妙道之人。佛見到他們非常歡喜，就為他們講一乘。講什麼一乘？我們現在不會知道，三乘人都不會知道。他們那種程度相當高。知道這件事就有一乘與三乘的分別，三乘裡面有菩薩，這裡也是有菩薩。

這裡的經文沒有講菩薩，佛說的「佛子」就是菩薩，菩薩有兩種。經文又沒有講他方有阿羅漢來、有辟支佛來；如果是來也不中用，佛都不會對他講一乘。這是最初釋迦佛的成績。

佛出現於世是為什麼事？即為一大事因緣，即為一乘。在感覺來講，在佛那方面應該覺得有很好成績，應該很歡喜，但這件事，佛又不覺得歡喜。為什麼呢？佛覺得：我為三乘人出世，我為六道眾生出世，我為六道眾生裡面的菩薩、三乘裡面的菩薩出世；我不是為這些大菩薩出世，這些大菩薩不須我為他們出世，他們不過是現在來參觀一下，我們的新佛出現在此世間，他們是高興地來見我，即是來恭喜師父：「您又在這個地方玩把戲？」

佛說：「是呀，師父就在這裡玩把戲。本來你也應該要幫我一起在這裡玩把戲。」

(他們說：)「您一個人足夠了，要我們做什麼？我們也有很多事要做。」

好吧，他們不參加就算了。他們只是來看看而已。所以，十二法界中，這些是一乘菩薩、一乘佛。這麼說，釋迦佛就是一乘佛。後來有誰知道釋迦佛是一乘佛？那就沒有人知道，那些一乘菩薩就知道；除了八萬一乘菩薩之外，沒有人知道他是一乘佛。

講到釋迦佛初坐道場，他的形狀如何？這件事你就無須去追究他，你以為他一定是太子成佛嗎？不是呀，這裡又是一個境界。這個菩提場是指這個地方所有山林、土地、沙石這些景物嗎？當然不是。你不要這樣理解。

(有人說：)「菩提場是指地方。」

菩提場雖然是講地方，但不是講地方的形狀。你以為菩提場是玩耍的地方？這裡有很多大菩薩聚集，雖然時間不長，這種事又是一個境界，這是在一乘清淨世界的境界。

在華嚴宗裡，也有人看見這段文，他們看到這段是特別之文，就引用來做《華嚴經》的境界，就說這是現身，釋迦牟尼佛不是太子的身，現出千丈盧舍那身，千丈那麼高。千丈是很高，像山那麼高大。千丈盧舍那身，就不止山那麼高大，我們大嶼山只有三千尺，他們講千丈，千丈之身叫做盧舍那。

什麼叫做盧舍那？盧舍那叫做淨滿，清淨圓滿報身，就在菩提場那裡為四十二位大菩薩，不是指四十二個人，而是為四十二類的菩薩講《華嚴經》。《華嚴經》講什麼？叫做稱性極談，依照法性來講，法性具足一切，什麼都具足，長篇大論，又不知道講多久，這就是華嚴境界，華嚴即是一乘。他們就借這一段文去當作華嚴境界。

(有人說：)「他們講得很正確，古代的人都有些眼光。」

你說他們有眼光，他們的眼光極其量只是看到這段是特別的文，不同前文，不同後文，看到很特別，但不知道這一段特別文的性質，他們就拖到《華嚴經》裡面，作為華嚴的境界，這就冤枉了。

華嚴是一部經的名目，一部經裡面所講的境界，他們就依著來講。但這件事我們不承認，不承認這部經，此經沒有來歷，此經也不合理，不是佛教經。這樣就不須講，又不是佛教經，又不合理，講來做什麼？

從前的人把《華嚴經》當作是一乘經，認為佛講完《華嚴經》之後就講權教，就是所謂到鹿野苑講小乘，之後都是講權教。唯有華嚴才是實教，是一乘實教，這個一乘實教稱為別教，就不是同教。現在這部《妙法蓮華經》是同教一乘，《華嚴經》是別教一乘；不論它是別教或同教，都同是一乘。最早時講完《華嚴經》，就隱去再也不講，就講三乘，講到今日又提出來講，又即是講一乘。三乘教就叫做枝末教，華嚴就叫做根本教，講到《法華經》，叫做攝末歸本。

他們認為：攝末歸本，教是一樣，人當然也是一樣，人是一乘人，無彼無此，教也無彼無此。攝末歸本的「攝末」兩個字怎樣解釋？三乘謂之「末」。「攝末歸本」又怎麼解釋？他們沒有講權教，只是說三乘；三乘即是一乘，這

就是「歸本」。於是，他們就認為「攝末歸本」就出自《法華經》，是《法華經》講的，這個一乘有頭有尾，「頭」者，就是華嚴。華嚴沒有講很長時間，只講了二十一日就講完。

我們說佛講了無量劫，他們就說佛講了二十一日，他們的見解就很特別。他們又認為：「攝末歸本」者，就是把三乘人歸附一乘，全部是一乘。正所謂連池大師所講「四十九年間，開示佛知見，得此一毫端，一切塵中現」。是不是這樣呢？他們就說是，這就是攝末歸本。

他們還引一段文來作證，這段作證之文，講起來有點囉唆和麻煩，出自哪裡？出自《法華經·從地涌出品》，從地涌菩薩召集十方菩薩到來，來做什麼？到來沒有做什麼，只不過是見佛。來見佛也要有禮貌，當然這些菩薩很講禮貌，在佛前讚歎、圍繞、問安。

這些菩薩怎樣請安？他們說：「世尊安樂，少病少惱，教化眾生，得無疲倦。又諸眾生，受教易不？不令世尊，生疲勞耶？」這就是請安。佛就答覆他們：「如來安樂，少病少惱。諸眾生等，易可化度，無有疲勞。」佛還解釋給他們聽：「所以者何？是諸眾生世世已來，常受我化，亦於過去諸佛恭敬尊重，種諸善根。此諸眾生，初於菩提樹下始見我身，聞我所說一乘，即皆信受，入如來慧。唯除先修習學三乘者，如是之人，我今亦令得聞是一乘妙法蓮華經，入於佛慧。」

華嚴宗的人就是以這一段文證實自己是釋迦佛的徒弟。但經文有說「於過去諸佛恭敬尊重」，為何他們又說是釋迦佛的徒弟？因為「過去諸佛」即是我釋迦佛，他們沒有去別處，他們「常受我化」，這就是我的徒弟，他們哪有去了別處？「此諸眾生，初於菩提樹下始見我身」，他們來見我，我就為他們講一乘。你問那些眾生是否易度？很容易度，他們有善根就容易度，沒有善根就難度。還有一班三乘的混帳鬼，拖到現在，「如是之人」，我今也令他們得聞此《法華經》，令他知道，令他聽聞。這件事很奇妙，他們只是聞《法華經》，未曾聽到我講一乘。

真有這件事嗎？真是古怪到極點。他們說《華嚴經》就是一乘，這就即是講了《華嚴經》就等於講了《法華經》。現在的《華嚴經》我們都可以解釋，可以講，你們也可以聽；一乘《法華經》不可以講、不可以聞。

這又怎樣講？這件事根本靠不住。你知道靠不住就好了，就不要說這是佛

經；說這是佛教裡面的小說還可以，講得漂漂亮亮，很華麗，引起人們的歡喜心。他們那些蠢人無知無識，一句佛法都不懂，看到這樣的經典，便認為的確是佛教深妙及豐富，就說：「你如果不讀《華嚴經》，就不知佛富貴；如果不讀《楞嚴經》，就不知佛智慧。」他們這些蠢人就是讀這樣的經，就是這樣的佛智慧，就是這樣的佛富貴。這都很冤枉。他們很用心去讀這些經，硬要扯到把一乘當作華嚴，硬要把華嚴當作法華一乘，你說多麼苦惱！

這件事特特別別，又叫做應酬那些人的心理。他們三乘人的心很重要，他們啄你一啄，真是可以把你啄斷成兩截。幸好佛應酬他們，真是有這件事。假若三乘人沒有這樣的心理，你就無須講這件事，你講這件事沒有關連，只是硬插下去。你正在做什麼，正在講什麼，順著來講就可以，為何突然間就有一件特別的事在其中？這又豈有不是有因緣？「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」，佛法每一句都是對治眾生的心理，一定是你有這個心理，佛就有法可說。

從前佛為一乘菩薩講一乘，又授記，佛現在為你們講開權顯實的《法華經》，我也要為你們授記，你們要認真聽：

「聲聞若菩薩，聞我今說法，乃至於一偈，皆成佛無疑。」

不論你是聲聞、是緣覺、是菩薩（這些是權教菩薩），又不論你是天人、阿修羅，就算沒有講的，都包括在內也可以。你們聽聞我現在講的《法華經》，不論多少，乃至於只聽一偈（一偈有三十二個字），每位都要成佛，「皆成佛」，是決定的，千萬不要懷疑；如果懷疑你就上當，懷疑你就有罪過，不可以多疑心。雖然說不可以多疑心，但他們竟然就從這裡多疑心。

（他們認為：）佛講這些就不能令我信。為什麼呢？凡是授記成佛，是要那個聽者發菩提心才可以。他都未曾發菩提心，佛硬要為他授記，這件事我就不敢信，這些簡直就不是佛說的話。

不是佛講說的話，哪是誰講的？這句話是舍利弗意念中所想的一句，他認為這個不是佛。他同時就很注意，一路觀察下去，他都認為：「這個不是佛。哪是什麼呢？我就說他是波旬。」

什麼叫做波旬？波旬即是魔王，舍利弗就說他是魔王。為什麼舍利弗生起這樣的疑心？說他是魔王，又說他不是佛，又不知道佛在哪裡？我舍利弗就說被魔王吃了，魔王一口就把佛吞了，還未曾屙出來。最好是屙出來，我舍利弗

就歡喜；被魔王一口吃掉，我都見不到佛，真是可憐！這個是魔王，不是佛，你們不要聽他講。

舍利弗很尊重佛，但是因這句話，就不認他是佛，以為他是魔王。舍利弗不是糟蹋佛，不是懷疑佛是魔王，是懷疑這是魔王現佛身。佛又不知道被拿去什麼地方磨成漿，變成糞便。

舍利弗有一段這樣的心思，經文一路講下去，全部都是因為他未曾承認是佛。佛在下面講了一大段，消除舍利弗的疑慮。

註：本文根據遠參老法師粵語講經錄音筆錄編輯節錄而成，

未經遠老法師修改，若有錯漏，以錄音為準。